

『剑侠鸳盟』

中

55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东, 54A-5

44568
OLX
G-2

55

剑侠驾盟

中

曹力群作品集

◎ 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者简介:

曹力群(艺名曹若冰)江苏泰县人,生于1926年,自幼喜文弄墨,1943年即撰写小品,新诗,抒情文,以若冰,右木,笔名投寄江苏日报朝阳登刊。

1980年秋开始写武侠长篇。《玉扇神剑》一炮打红。奠定武侠基础,并一发不可收拾,三十五年来共谱写近百部武侠长篇,称为武侠职业作家人称武侠泰斗,成名作有《毒眼龙》《女王城》《千手御魔》《龙飞凤舞碧云天》《赌仙杜十三》等一大批武侠作品,扣人心弦,深受广大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人的喜爱。

现已推出:

女王城
毒眼龙
断魂崖
玉带飘香
千手御魔
杀星小子
雕剑震武林
绝情十三郎
玉扇神剑
玉扇神剑续集
龙飞凤舞碧云天
佛山侠影
狂飙恩仇
美人血
瑶台怨
恶贯满盈
神剑千秋
血溅侠魂
血浪
竞修罗剑
翠莲剑情
赤胆红颜
剑侠鸳鸯盟

目 录

第十一章	水落石现.....	(1)
第十二章	再上恶山	(29)
第十三章	险中狠毒计	(61)
第十四章	误交奸小梅已迟	(92)
第十五章	身历百险再扑空.....	(124)
第十六章	害人最后终害己.....	(156)
第十七章	小红坡 双凤争龙.....	(190)
第十八章	造谣中伤 气煞娇娃.....	(226)
第十九章	登绝峰 佳人遭禁.....	(257)
第二十章	恶贯满盈 至死不悟.....	(287)
第二十一章	救娇娃 深入亡魂.....	(317)

第十一章 水落石现

韩雪梅再度将伍天雄的脉搏鼻息试了试，才黯然一叹，托抱起伍天雄的躯体，直向山外飞驰去。

伍天雄原来就知道韩雪梅的轻功不俗，这时虽然托抱着他，速度依然惊人。

由于托抱在韩雪梅的怀里，他的肋和臂紧密地接触到她浑圆而富有弹性的双乳，那是必然的事。

伍天雄虽然屏住呼吸，气若游丝，使韩雪梅在听到伍天雄坠洞而死的消息后，这时对他更没有了丝毫怀疑，但是伍天雄这时却感到极端的不安和惭愧。

因为他原本想趁机揭开黑衣蒙面女子的来历底细和真面目。

如今，既然已经知道了她就是韩雪梅，使得他反而不敢睁开眼睛揭发她了。

由于这一发现，使他恍然大悟，韩雪梅为什么要黑衣蒙面，扮演哑女，究其原因，还是为了避嫌。

因为她已经是有了未婚夫婿的少女，就像这两次，如果她不是以一层黑布遮住了面孔，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携带他和托抱他的。

即使照一般人说法，事态紧急，通权达便，为了救人，顾不了世俗礼数，但是，将来传进她夫婿李时雨的耳里，必然会影响他们夫妻的感情与和睦。

正因为这样，所以伍天雄只有继续屏住呼吸，继续伪装

昏厥过去。

现在，他回想第一次韩雪梅在三贫路口协助他时，何以她会一见蔡玉玲就把蔡玉玲扶向他的坐马旁，因为她和蔡玉玲自小就在一起长大，她当然一见面就认得。

在那样激烈混战的情况下，韩雪梅当然希望蔡玉玲赶紧乘马先离开险地。

后来，又因为他的毒性复发，不得不再度进入“夺命罗刹”的大寨向“夺命罗刹”强索解药。

岂知，她走后不久就来了另外一个黑衣蒙面女子，而又被“僧道丐”将他伍天雄带去了“冷云谷”。

现在，他觉得另一个黑衣蒙面女子，必然也与韩雪梅有关连，否则，便是那天看到韩雪梅蒙面衣着的少女，也加以模仿学习。

现在伍天雄虽然已经知道了蒙面女子是韩雪梅，但是，这次的出堡，她是怎样出去的呢？

继而一想，恍然似有所悟，因为他想到了内宅通至堡外的地道。

据他所知，这条地道，除了他父母两位老人外，再就是老伍福知道。

一想到老伍福，他完全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也许这一切都是老伍福一手安排的。

由于有了这一发现，同时也明白了老伍福何以一直谦恭地呼“雪梅”韩姑娘。

伍天雄根据这一点，更明白了老伍福一直强调有关“冷云堡”的林堡主与他的夫人芮映雪的那段昔年佳话。

看来，老伍福的目的，并不只希望蔡玉玲能够成为“腾龙堡”的少夫人，恐怕连韩雪梅也有份。

一想到这个问题，他突然一阵惭愧焦急，他认为这件事必须一直隐瞒下去，绝对不能让父亲知道，否则，他老人家必然十分震怒。甚至认为他这不肖的儿子已败坏了他们的门声。伍天雄想到了后果的严重，不由心跳怦怦，竟然惊出了一身冷汗。也就在这时，托抱着他急急飞驰的韩雪梅，身形突然凌空纵起。想是韩雪梅已经消耗了大量体力，当她飞升一阵之际，脚下竟“叭”的发出清脆的响声。

伍天雄一听那响声，知道韩雪梅的脚下踩了一片房瓦。

由于韩雪梅的身形一顿，似有力竭之势，伍天雄也惊得本能地动了动。

他的臂紧贴着韩雪梅的酥胸，他的颤动韩雪梅当然受到了感应。是以，他也清楚地感应到韩雪梅的肌肉颤动，芳心怦怦，显然既焦急又震惊。

所幸，紧接着飘身而下，推门声响，业已进入了房屋中。接着门帘掠过了他的面孔，随之，他的身体被放在一处铺着棉褥的炕上。

伍天雄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也许是山下的农家，也许是韩雪梅落脚的客栈。

由于他方才的颤动，他这时不得不佯装苏醒过来。

是以，他先呻吟了一声，接着乏力地说：“水……水……”将他放在炕上，有些娇喘的韩雪梅，一听到伍天雄要水，赶紧去摸桌上的壶茶。

但是，她并没有将水倒进碗里，却将水斟在她的绢帕上。

接着，她把湿湿的绢帕，轻轻拭着伍天雄的朱唇、挺鼻，最后拭着他英俊的面庞。

伍天雄一阵感动，只得佯装一惊地睁开了眼睛，立有两道冷辉闪射的目光射在韩雪梅黑巾罩住的娇靥上。

想是伍天雄的目光太强烈了，使得韩雪梅心中一惊，急忙缩回拿着绢帕的手，同时退后一步。

伍天雄一见，也急忙收敛目光，佯装震惊地要坐起来。

但是，他刚刚撑臂坐起，又佯装痛苦地“哎哟”了一声，再度乏力地躺了下去。

伍天雄认为韩雪梅一定问他“你觉得怎样？”岂知，韩雪梅竟以握着绢帕的手指了指他，而以询问的目光望着他。

伍天雄无奈，只得佯装痛苦地说：“浑身好痛！”

说话之间，这才发现韩雪梅罩在娇靥上的黑巾，几乎全被汗水湿透了。

心中一阵惭愧，不由不安地歉声问：“女侠，又是你救了在下？”

岂知，韩雪梅竟摇着头，两手上上下下地比划了一阵手势。伍天雄的心里什么都清楚，根本不去理解她的手势是什么意思，依然乏力继续说：“女侠，你对在下三番两次，伸援手，在下真不知道将来如何报答你！”

把话说完，韩雪梅的一双明媚凤目中，竟突然涌满了泪水！伍天雄看得心中一惊，顿时想到由“冷云谷”轿车内转回“龙腾堡”的一幕。

也就在伍天雄神色一惊的同时，韩雪梅已一别头，急步奔出了内室去。伍天雄急定心神，但仍没忘了佯装乏力地焦

急呼喊道：“女侠……女侠……”

但是，韩雪梅并没有回来，反而奔出了屋外。

伍天雄一见韩雪梅噙着泪出去，那对明媚的眼睛，就和那天在篷轿内一样。

这时，他已经明白了，他那天拒绝韩雪梅的劝说，同时也伤了她韩雪梅的心。

因为，韩雪梅对未婚夫婿李时雨的生还希望早已幻灭了，她所希望的未来美景，当然是永远居住在“腾龙堡”中。

伍天雄一想到这个问题，脑梅里便立时浮起双亲的影子。他知道，韩雪梅的希望绝难实现，她未来的美丽远景，终将成为泡影。

他静静地苦思了一阵之后，只是不停地暗自摇头。

就在这时，房外已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显然正在向房门前走来。

伍天雄一听，断定是韩雪梅唤来的人，只得继续装得内伤很重的神情。

果然，随着急促的脚步声，门帘一掀，一个瘦小人影走了进来，同时惊异地歉声道：“爷，你怎的去了好几天才回来。”

来字出口，“擦”的一声打着了火种，立即把桌上的油烛燃亮了。

烛光一亮，伍天雄才发现来人就是他原先寄马客栈的店伙。惊异间，燃着油烛的店伙已转身向他看来。

店伙一见伍天雄，不由大吃一惊地说：“爷，您怎的……？”伍天雄赶紧乏力地说：“我不慎跌到悬崖下，跌成了这样。”店伙却是精灵人物，他们见的多了，知道这些武林人物，行走

在江湖上，难免发生这些事，因而道：“爷走后，就来了一位姑娘打听您……”

伍天雄知道是韩雪梅，但他仍故意问：“可是一位穿黑衣的姑娘？”

店伙急忙摇头道：“不，是一位穿水绿色劲衣背宝剑的姑娘！”伍天雄听了，故意迷惑地“噢”了一声。

店伙却接着说：“小的现在就去通知她……”

伍天雄知道韩雪梅刚刚回去不久，她至少应该洗把脸换下黑衣服，甚至稳定一下情绪。

是以，一听店伙马上去通知她，赶紧阻止道：“不必这么急，明天早晨再通知也不迟。”

岂知，店伙竟爽朗地说：“是那位姑娘说的。您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去通知她！”说着，径自走出房外。

伍天雄一见店伙去喊韩雪梅，内心不知怎的突然升起一阵紧张和恐慌。

他首先感到紧张的是，稍时韩雪梅来了他如何装得像刚刚见到她一样？

其次，他应该采什么态度，是像在堡中一样呢，还是表示的亲热亲切一些。

再者，有关方才在山上遇见她韩雪梅的事，要不要再一次提出来研究呢？

他认为，他现在已经知道了黑衣蒙面女子就是她韩雪梅，如果再提出来，神色和表情，以及谈话的话气，必然不如第一次在“卧虎庄”赴寿宴，途中救回蔡玉玲时那么自然。

如果不提出来，韩雪梅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子，她必然

对方才纵上房面踩了一片瓦时，对他心中一惊而早已醒来有所怀疑。

为了表示一直根本不知道韩雪梅就是黑衣蒙面女子，他依然像上次一样和韩雪梅研究“黑衣蒙面女子”的来历和用意。

他要谈一谈他进入崆峒派总坛的经过，但当然只谈至坠涧为止。就在他心念未完之际，房外已有了急促的脚步声。伍天雄一听，知道韩雪梅来了，而且，还真没想到她真的来得这么快。

随着脚步的接近，外间果然响起了韩雪梅兴奋激动的声音，问：“少堡主？……”

伍天雄一听，故意惊异乏力地问：“是……哪一位？”

话声甫落，外间立即响起韩雪梅的回答道：“是我，我是雪梅！”说话间，这才掀开门帘走了进来！

伍天雄举目一看，心里不由一阵绞痛和难过。

因为韩雪梅虽然已脱掉了黑衣，仍穿着她的湖水绿劲衣，面且也净过了脸，但是，她的鬓角仍有些濡湿，而香腮和长面密的睫毛上，仍残留着哭过的痕迹，看来依然是那么美，但却憔悴多了。

他仅看了一眼，立即激动而惊异地问：“雪梅，你……你怎的来了？”

韩雪梅却神色一惊，瞪大了明眸吃惊地问：“少堡主？您？您怎的了？”

伍天雄只得佯装乏力地说：“我前去崆峒派救玲妹妹，不慎中计，被他们斩断了索桥坠进了山涧里去……”

韩雪梅再度一惊，关切地问：“您是怎样脱险的呢？”

伍天雄只得道：“所幸桥断我急忙抓住了边索，而坠到洞壁上恰巧又撞进一道裂隙里，几经挣扎才找到出口，又前奔了不远就昏倒了……”

韩雪梅却惊异地说：“听店伙说，您已去了几天了，您竟在山洞裂隙里昏睡了好几天？”

伍天雄只得乏力地说：“我也不知道在洞里昏睡了多少天，我睡醒了就吃自己带着的干粮，吃饱了就向前摸索着前进，走累了就倒在地上睡……”

韩雪梅听了，柳眉轻蹙，表情似乎很心痛，因而，关切的问：“那您恐怕几天没有喝到水了……”

伍天雄知道韩雪梅想到他方才要水的事，因而也乏力地说：“洞里也不时遇到甘泉，只是，我现在确实有些渴了！”

韩雪梅一听，立即走至桌前由壶里倒了一碗开水，端到伍天雄身边。

伍天雄一见，只得佯装乏力地撑臂准备起来。

韩雪梅想到伍天雄方才曾经痛得又倒了下去，立即准备伸手去扶他。可是，她神色有些迟疑，似是又有所顾忌。

由于韩雪梅的迟疑，伍天雄也想起了方才又倒下去呼痛的事，因而立即“哟”了一声，上身一仰小臂立时曲了下去。

韩雪梅一见，再不迟疑，急忙伸臂将伍天雄的肩扶抱住，同时关切地问：“您觉得怎样？”

伍天雄一见韩雪梅将他的上身抱住，酥胸几乎贴在他的肩臂上，他心头一阵狂跳，同时感到非常后悔。

因为他原意是装得身上疼痛，以和方才的情形相符，没

想到竟迫得韩雪梅和他有了公然亲密接触的事实。

想是由于伍天雄没有即时回答，韩雪梅看得心中一惊，再度惊异关切地问：“你觉得怎样？”

伍天雄稳定心神，立即回答道：“浑身酸痛，不过，现在好多了！”

说罢，不由感激地抬头看了韩雪梅一眼。

抬头一看，发现韩雪梅的娇靥绯红，也正以幽怨含情的目光关切地望着他。

伍天雄心中一惊，觉得两人都越陷越深了，而他方才说的“现在好多了”，韩雪梅可能也误以他是因为她的扶持而感觉好多了。

也就在心中一惊，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韩雪梅有些憔悴而仍娇美的面庞时，韩雪梅已幽怨地柔声道：“少堡主，喝点水吧！”

伍天雄一听，“哦”了一声，立即将朱唇凑近碗边将水喝干了！

韩雪梅一见，立即关切地问：“您还要吗？”

伍天雄立即感激地摇摇头道：“不要了。”

韩雪梅一听，立即轻轻地撤回玉臂，转身将茶碗放回桌上。伍天雄却喘息了两下，略微加强一些力气说：“雪梅……”话刚开口，韩雪梅已轻柔地“嗯”了一声，并急忙回头望着他。

伍天雄继续道：“今后你用不着对我一口一个少堡主，一口一个您……”

韩雪梅一听伍天雄谈到这个问题，立即低垂螭首，幽幽

地说：“您本来就是少堡主嘛！”

伍天雄正色道：“那是仆妇侍女和堡丁武师们的称呼……”韩雪梅一听，用令伍天雄似乎听不清的声音，轻声地说：“我也是夫人的侍女呀？”

伍天雄立即断然正色道：“你和她们不同……”

韩雪梅立即问：“有什么不同？”

伍天雄正色道：“因为你具有高超的武功和一颗善良的心，而且，举堡上下没有那一个人把你看作是个佣人……”

韩雪梅不由幽幽地问：“那……您呢？”

伍天雄毫不迟疑地说：“我一直把你当姐姐看……”

岂知，话一出口，韩雪梅竟娇躯一颤，如遭雪击般地回身望着伍天雄，惶急紧张地急声道：“不，您绝不能有这个想法，少堡主！”

伍天雄看得一愣，不由沉声问：“为什么不能？我本来就准备称呼你‘梅姐姐’你当然也可以喊我天雄弟！”

韩雪梅一听，不由急忙地手掩面，轻摇着螓首，有些泣声道：“不，不，这要是让老堡主和两位夫人知道了，非但我要被逐出‘腾龙堡’恐怕我家夫人也不能再继续居住下去。”

伍天雄听得心头一沉，他知道，如果真的当着父母的面称呼韩雪梅“梅姐姐”，而韩雪梅也称呼他“天雄弟”，后果虽然没有韩雪梅说的那么严重，至少他要受到父母的严厉喝斥。

韩雪梅却一面取出绢帕拭着眼泪，一面摇头幽幽地说：“福老爹的称呼我‘韩姑娘’和你称呼我‘梅姐姐’有绝大的不同……”

伍天雄毫不思索地沉声问：“有什么不同？”

韩雪梅没想到伍天雄会有此一问，顿时羞得娇靥通红，不知道如何措词答复。

就在这时，房外已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伍天雄听得神色一惊，正待说什么，韩雪梅已解释道：“我想你这么晚回来一定饿了，所以我命前去通知的店伙准备了一些酒菜。”

话声甫落，外间已响起店伙的恭谨声音道：“姑娘，您的酒菜和净面水都送来了。”

韩雪梅立即吩咐道：“送进来！”

外间店伙一听，立即恭声应了个是，门帘启处，两店伙已依序走了进来。

方才来过的店伙提着酒菜，另一个店伙则提着净面水和茶壶。

韩雪梅一俟店伙将酒菜摆好，立即掏出一块碎银放在桌上，道：“给你们两位买酒喝！”

两个店伙一见，同时高兴地满面堆笑哈腰道：“谢谢姑娘，谢谢爷！”

说着，又向着炕上的伍天雄躬了下身，接着转身走了出去。

店伙一走出房门，韩雪梅立即为伍天雄拧了一个湿手巾。

但是，伍天雄却急忙移身下地，道：“我自己来洗！”

韩雪梅一见，不由关切地问：“你能走动吗？”

伍天雄一听，知道韩雪梅说溜了嘴，因为他还没有向她谈到黑衣蒙面女子将他由崆峒山托抱回来的事。

换句话说，如果他伍天雄连下床洗脸的能力都没有，他如何由崆峒山回来的呢？

但是，伍天雄并没有趁机揭破，依然自然镇定地说：“我方才服了一粒‘夺命罗刹’花寨主给的‘琼浆露’，还有裴谷主给的‘大补丹’，现在已经好多了！”

韩雪梅一听，再没有说什么，不知道是发觉方才说溜了嘴，还是另有其原因。

伍天雄勉强支撑着洗完了脸，韩雪梅已为他们两人持壶斟满了酒杯。

于是称谢落座，立即端起酒杯向着韩雪梅，道：“来，梅姐姐，小弟敬你！”

韩雪梅听得心中一惊，不由惊异地问：“您为什么要敬我？”

伍天雄正色道：“你在老龙岭这么远跑来此地找我，难道我还不该敬你吗？”

如此一说，韩雪梅似是宽心了不少，是以也急忙举起杯来道：“你还是要少喝，我叫店伙拿酒来的原因，只是要你喝两杯活活身上血！”

伍天雄感激地“哦”了一声，韩雪梅道：“少堡主，我不希望你这么亲切地称呼我！”

伍天雄正色道：“你不必介意，也不必顾虑那么多。”

韩雪梅却哀怨地黯然一叹道：“你将来会后悔的。”

伍天雄毫不迟疑地说：“你放心，我永远不会后悔！”

说罢，将手中的酒杯拿了拿，继续道：“来，我们干了这一杯！”韩雪梅似是无奈，只得凑近樱口饮了少许，接着执壶

为伍天雄的空杯满上。

她一面放壶，却一面黯然道：“裴谷主和花寨主都去找过你！”

伍天雄听得神色一惊，不由关切地问：“你怎的知道？”韩雪梅黯然道：“我回堡去了！”

伍天雄听得神色一喜，不由埋怨道：“那天在‘冷云谷’外你离去后，我和老伍福都以为你先回堡了……”

韩雪梅立即淡然道：“我去看了一个远门亲戚。”

韩雪梅仅轻描淡写地说：“一个远亲表哥，他就住在老龙河北边‘小王庄’上。待我回堡，你已来此地，而那位亲去访你的花寨主也刚走。”

伍天雄本待继续追问韩雪梅表哥的师门和底细，但想到“夺命罗刹”花中魁前去堡中找他，父母未必高兴。

是以，急忙改口关切地问：“结果如何？”

韩雪梅道：“老堡主没让她进堡，也没有出堡接见她，仅让老伍福告诉她，你已离堡他游去！”

伍天雄“噢”了一声问：“夺命罗刹怎么说？”

韩雪梅道：“她好像知道她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也就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伍天雄继续关切地问：“那么裴谷主呢？”

韩雪梅一见问到裴天娇，神色更显黯然，因面蹙眉道：“裴天娇就大人不同了……”

伍天雄听得心中一惊，不由“噢”了一声问：“怎么个不同？”

韩雪梅不禁有些妒意地说：“老堡主和老夫人听说裴谷主